

『王维诗里的』 到底有多美



扫码关注
江苏文脉公众号

这段时间有个梗很热,叫“王维诗里的”,用来形容某件事物美得不可方物。

比如:这是王维诗里的红豆,王维诗里的夕阳,王维诗里的秋天……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。

这个梗最早来自一部叫《中国唱诗班》的动漫。背景是一段发生在清代的、无疾而终的爱情:

六娘本名陈湘萍,为名门之女,自幼与近邻王初桐青梅竹马。男孩家贫,玩耍间送了女孩一颗红豆。

女孩只道寻常:“我当是什么宝贝,原来是颗红豆。”

男孩忙说:“这不是一般的红豆,是王维诗里的红豆。”

再后来,两个孩子长大了,六娘被许给了富家子弟,王初桐则忙于苦读考试,两人最终走失在人群中。

这是一对璧人的遗憾,又何尝不是王维的。

他一生作品无数,却鲜有文字提及自己生命中最美的珍宝——他的发妻。

她走后,他“孤居三十年,终生不娶”。遗憾,一直和王维的诗相伴相生。

人们称他“诗佛”,却未必知道,他的“佛”并非八风不动,更多的,则是在动荡的背景中、时代的创口下,努力生活,自我消解。

好书推荐

关于王维的《相思》,江苏文人曾经做过很多考证。比如收录在《江苏文库·史料编》里的《红豆集》。

书中,编者俞友清精彩讲述了红豆的考证、掌故、诗词、信札、专著、照片和书画。网罗之丰富,内容之精详,至今读来,依旧饶有趣味。



▲阳关烽燧 ▲阳关景区一块写有《送元二使安西》的石头

相思误

相思

红豆生南国,春来发几枝。
愿君多采撷,此物最相思。

那是一个深秋,繁霜满地,上下一白。

刚过三十岁的王维,沉浸在丧妻之痛中。月光落在他脸上,显得尤为凄惨。

淇水之滨,如同神仙眷侣般的日子犹在眼前。那是一个小村落,鸡犬相闻,人迹罕至。

好友房琯为他谋了一份差事,闲职,俸禄不高,时间却很多。与妻子朝夕相对,温馨是生活的主旋律。

牧童望村去,猎犬随人还。王维一生少有这样闲适恬淡的时光,他说:“静者亦何事,荆扉乘夏关。”

天色未晚,关上柴门,茫茫宇宙只有他与妻子二人,不必为眼前的烦恼焦虑,不必为不确定的明天担忧。

然而,旧日美好在一瞬间消失,只有回忆在攻击他。

《相思》原是赠予友人李龟年的,此刻,想到再也见不到的爱妻,却格外戳心。
此物最相思。

志难酬

叹白发

宿昔朱颜成暮齿,须臾白发变垂髫。
一生几许伤心事,不向空门何处销。

朝堂上变了天,李林甫得了唐玄宗的宠信,也得了权。满朝文武人人自危,不敢怒,不敢言。王维心生退意。

这天晚上,他与已经失势的张九龄有一番长谈。

一生宦海沉浮的老领导张九龄,面对这位后辈,格外地真诚:辞官隐居,实在不妥。他告诉王维,贸然辞职会给奸党抓住口实,捏谣言、告黑状。再者,如果此番离开,再想入朝为官,难如登天。尽管壮志难酬,但只要在这里,朝中就少了一个坏人,“草木有本心,何求美人折”。

道理易懂,可实际哪有这样简单。

王维见过,监察御史周子谅被打得血肉模糊,架出庙堂,死在流放路上。他还听说,太子、鄂王、光王被李林甫和武惠妃设计,蒙冤致死。

大唐王朝头顶上笼罩着厚厚的阴云,王维还在坚持。

张九龄的话仍在耳边回荡。他无法一走了之,愤懑怒骂直抒胸臆,也无法拼命爬到权力中心,挽大厦于将倾。

他所能做的,只是努力去弥合时代的伤痕。

江流天地外,山色有无中,人却被困在了樊笼里。

塞上曲

使至塞上

单车欲问边,属国过居延。
征蓬出汉塞,归雁入胡天。
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。
萧关逢候骑,都护在燕然。

这天,王维收到命令,前往凉州慰问嘉奖戍边的将士。

戈壁滩上,风沙卷击着烽燧,浑圆的落日逐渐隐没,天地间一片苍茫。

萧关外,王维遇上了巡查的候骑:“请问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在不在?”

“大人率军往燕然去了!”远处的狼烟直冲天际,豪迈之情装满胸膛。

当真正见到那位传说中刚打了胜仗的都护大人,王维心中却生出了别样的感情。

崔希逸和王维年龄相若,性格直爽,他说,坊间所谓大胜,其实背后别有隐情。原来,崔希逸与吐蕃边帅乞力徐曾有约在先,两方通好永结和平。结果,吐蕃其他部队攻打勃律,惹恼了唐玄宗。

朝廷下令,让崔希逸出兵偷袭。崔希逸左右为难,莫敢不从,他挥泪出兵,深入两千多里,斩首两千余,乞力徐带着残兵四散奔逃。

仗虽然打赢了,局势却陡然紧张起来。崔希逸羞愤交加,与人结盟的是他,突然袭击的也是他,失信于人的是他,失信于天的也是他。而今,致边关百姓安危不顾的也是他。

王维只得出言安慰。从前,他只知崔希逸是勇武的将领,今日方知,他还是位仁慈的豪杰,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。

“玉靶角弓殊勒马,汉家将赐霍嫫姚。”不久后,崔希逸改任河南,王维则留在了凉州。

再后来,崔希逸抱憾而亡。

春风不度玉门关。



玉门关景区的河仓城

别君叹

送元二使安西

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
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

在咸阳城外,王维又一次遇上了一位朋友——元二。

这次,元二奉命将前往安西都护府,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,这一去阳关唱遍,不知何时再见。愁绪颇多,两个人只顾喝酒,喝到月尽天明,晨光熹微。王维想继续再送,却发现已然无法再送。

十里长亭,终有一别。“你把这杯酒喝了吧,过了阳关,便不再有我这样的朋友了。”

无故人的何止是元二,也是王维。

他再也没有见过元二这样的挚友,也没有见过崔希逸这样的豪侠,他再见到张九龄这样强干的栋梁,也见不到孟浩然这样知交。

他对着松树自言自语,“不见君,心相忆,此心向君君识。”

他走过了很多地方,坊州、富州、延州……他越来越沉默,诗越来越有禅机。他总是在夜深时弹琴,一个人长啸。

“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。”妻子的脸没变,但蓦然回首,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。

时间只在他一个人身上汹涌地流逝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王子扬 郑文静/文 王子扬/摄



辋川图

后来,王维葬在了辋川。

这颗大唐诗坛无比闪耀的星,隐没于夜空。

一年后,李白离世。

九年后,杜甫也走了。

故事讲到这里也该结束了。

对了……还有一段尘缘。

还记得文章开头提到的王初桐和六娘吗?

据清代《戏鸥居词话》及坊间传说,四十八岁那年,王初桐一举中式,名列二等。而六娘的家财被丈夫散尽,落魄到勾栏卖笑。

晓看天色暮看云,行也思君,坐也思君。

不知道又过去了多少年,两人再次偶遇。至此以后,王初桐一直资助六娘,并不在乎旁人的闲话,直到终老。